书法欣赏品评的视角与误区

市直 吴纯宝

关于书法的欣赏和品评，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很难用简短文字说清楚的话题。要想真正走近书法并能对书法欣赏达到一定高度，这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及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具备相当的修养，更需要对书法本体有清楚的认识。

书法是最讲传承的一门古老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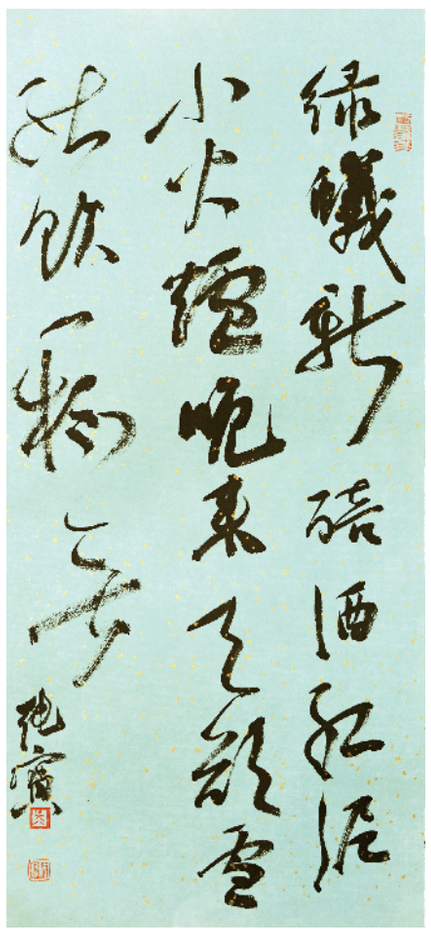
由于本人对传统文化技艺门类涉猎有限，在我有限的认知范围内，认为书法是传统文化技艺里面最需要讲传承的。书法的诞生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早期的刻符文字即属于书法的孕育期，在这种刻符当中已包含了我们祖先对宇宙世界认知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时已将审美基因注入了运动起伏的线条里，形成了极具意味的图像和点画。熟悉中国书法史会让我们知道，文字在遵循实用和便捷的前提下，不断突破象形的桎梏和局限，使我们的文字点画不断抽象、规范和程式化，这一过程是历经人类文明发展不断淬炼和历经漫长大浪淘沙之后定型稳定的结果。历史所传承的每个文字的背后都有丰厚的文化寓意支撑，有其自身的严整性与规范性，这也是中国文字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更是书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可见，中国书法必须是以书写汉字为前提的，而且汉字的固有美感也是书法不可剥离的重要内容，所谓汉字的固有美感即是文字学意义上的汉字之美，这种固有美感只有建立在汉字的规范书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即使书法逐渐脱离实用的当下，我相信书法仍然还担负着这一使命。

从史前的刻符文字，发展到方块汉字，再经过“六书”的发展之后，我们的文字数量不断增加，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五种字体也日趋完善，古人在对不同字体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谙熟“唯笔软而奇怪生焉”的毛笔性能，尽情地利用书写塑造着颇具审美意味的点画和汉字固有美感下的生命情态，这让汉字的结构空间、章法的布白、笔墨的浓淡苍润、书写的轻重缓急形成变化莫测而又意味无穷的节奏旋律。这种以实用为基础的纵情书写逐渐被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和效仿，他们其中所留下的优秀墨迹、石刻被诸多后人奉为范本进行学习，同时历史把它们传承了下来。这些作品里对汉字书写的基本方法就成为书法相对稳定的表现语言，也是后人学习书法的基本遵循和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古人经典作品的学习、分析、临摹就成为真正学习书法者无法摆脱的宿命。

书法史如一条流淌向前的河流

通过中国书法史我们可以发现，书法不仅伴随文字的演变而不断发展演进，也伴随不同时代的文化社会风气呈现出自身的审美特征。古人在书论里总结不同时期的书法美学特征时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再看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等几位大家，从他们的书法风格上来分析可以发现，后几位都是取法学习王羲之行书集大成者，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都不相同，并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风貌，这就涉及书法的演进与发展。

关于书法的创新，在当代书界也是颇



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学者对书法的创新持积极的态度，而部分学者在面对书法创新这一观点时，是谨慎或保守的。他们并不否认书法不断发展流变的客观事实，但就书家个体来说，他们认为书法的学习是书家不断临摹法帖、体悟传统，不断丰富自身阅历，提升学识修养，涵养心性禀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逐渐提高自己的书写品质和境界格调来建立自己个人风格的。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至于创新，到底怎么创，新又要怎么才算新，似乎很难说清楚。

不宜用美丑的概念划分书风

读古人书论和中国书法史会发现，古人从不以美丑来简单的品评书法，而是在“气”这一朴素的哲学概念的统摄下，用质朴与妍美来区分书法大体的美感特征，又以格调境界的高下和意趣的雅俗来品评作品，这在古人书论中，不胜枚举。质朴与妍美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用赵孟頫的行书书风和颜真卿行书书风比较，则颜真卿的行书就显得质朴而赵孟頫的作品就显得妍美，拿隶书中的张迁碑与曹全碑比较，曹全碑就显得妍美而张迁碑就质朴。质朴趋向于阳刚雄强苍茫，妍美则趋向于阴柔婉约温润，两者只是不同特质的美，并没有高下雅俗之分。在古人眼中书法属于雅物，不仅可以温养人的情致和心灵，使人获得充实与愉悦，还滋养人的精神，给人以力量。在书法品评中明确提出“丑”的概念，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傅山算是第一人，他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的“四宁四毋”观点，当然从他的观点言辞也可以读出这并非是在泛泛论书，而针对的是“临池既倒之狂澜”，是指以明代董其昌为代表的复古潮流导致了书法风貌缺乏雄强刚健之美而流于浮滑轻弱的弊端，这段话的语境也能让我们发现明显有着矫枉过正的针对性。

当代书法的复兴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得不承认中国书法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改革开放后，当时一批具有创新探索精神的中青年书家在挖掘传统书法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地挥洒着自己的才情，给当时写大字报式的守旧落后的书法理念当头棒喝，整个书坛似乎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一大批书法爱好者在对传统书法资源继承不足，笔墨功力欠佳的情况下，又纷纷效仿这批杰出的书家，以致出现了面目手法雷同、书写粗粝、性情张扬的“流行书风”，自然这些优秀的代表就成了旗手或领军人物。他们一部分人一直坚持着这种探索精神，站在以书法为纯艺术的立场，不惜打破汉字点画的固有形态，越过汉字结构的边界和底线，扭曲和解构汉字固有的美感，突破传统书法的语言技法，尽情于笔墨的表现和夸张。正基于此，被无数人授之“丑书”之名。从书法艺术属性来看，不得不承认他们拓展了书法传统审美的范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文化的立场（文字学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学标准）看，又不得不让我们担忧文字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在这种境况下面临的危机，也不得不思考过度追求视觉冲击力、刺激性，对崇尚品读玩味与赏心悦目的书法传统审美理念进行颠覆和异化，会对书法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只能交给历史来评判。

书法的雅俗即是美丑

书法作品的雅俗本身也是相对而言的，一件作品的书写，更多是受制于作者功力、性情、修养等诸多因素，影响最直接的是书家对传统文化中美学内涵的领悟和对法度的体验拿捏，而这都自然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雅俗即是作品蕴含散发出的一种气息、气韵，或者说是气质。我们在欣赏古今书家的作品时常常会感觉到，即使是雅的作品，有的倾向于古雅，有的倾向于优雅，有的文雅，有的静雅，还有的娴雅。面对俗的作品，呈现出的感受也不一样，比如没有经过大量严格技法训练或入古不深的作品，给人的感受是野俗，技法粗粝、粗制滥造就会显得粗俗，直接学习当代人或受当代人影响很深的作品会沦落到流俗，哗众取宠、荒诞猎奇者则会显得庸俗，等等不一而足，我理解这才应该是真正的丑书。作品的雅俗是欣赏者对被欣赏作品的一种感受和审美体验，是欣赏者与作品、作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关联“对话”，这之间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同欣赏者对同一件优秀作品形成各种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品评结果。

所谓“丑书”作者中，也有传统笔墨功夫深厚、技艺精湛、极具思想的杰出书家，他们的一些作品不仅不俗还非常精彩，但多数跟风的追随者其作品就存在粗制滥造、崇怪猎奇的情况，显得粗俗和低俗。就当代备受争议的田某某楷书作品到底写得怎样？如果理性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作品显然是不能算作书法的，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情感节奏带来的书写变化和气韵之美，但他们的作品里对楷书汉字的固有美感（文字美感）有很好的呈现，所谓固有美感即是从文字学意义上的汉字之美而不是书法层面的书写之美，在点画和结构上追求的是楷则的极致和工艺化的完美，这和我们探讨的书法艺术不在一个领域，自然不能纳入书法的范畴来讨论。至于这样的楷书拥有广大的受众，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几千年来书法的艺术性一直与实用性并存，书法的文字必须满足识读的要求；二是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保留了汉字的固有的美感（文字美感），这或许才是他们作品受众面广的根本原因。

欣赏品评书法需要传统美学修养

对书法的欣赏品评除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书写体验外，还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美学修养。当下对书法的评价存在着种种误区。我以为书法是有门槛的，绝不是所有人用毛笔书写汉字的作品都叫书法，评价一件作品的优劣高下，首先得看这件作品够不够得上书法的标准，或者说这件作品是不是书法作品，这决定了这件作品能不能用书法的要求来衡量，只有算得上书法的作品，才能用书法的标准和要求来品评。

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书法或者是好的书法作品呢？应该说前面的内容基本都涉及到了，好的书法作品首先其技法笔墨是有传承的，这里并不是指简单的对古人外在风格特征的模仿，更主要的看是否掌握了笔法、字法、章法那一套技法语言和笔墨的内在精神。在一件作品的书写过程中，因文字的固有美感、声调的平仄节奏，文辞的寓意情感和毛笔的性能（唯笔软而奇怪生焉）使然，就使得点画、单字与字组形成极具节奏变化而又和合统一的各种矛盾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看功夫技艺的精湛程度和情感的纯度，精彩的作品必然是技艺精湛与情感浓烈的产物。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很形象揭示了技与道的关系，高级的美必然是近乎“道”的。古人品评书画，将气韵生动，唯观神采作为重要标准，要想作品神完气足，生动感人，必然需要作者饱满而浓烈的情感注入，而情感作用下的笔墨技法才具有强烈节奏和运动的力量感，这正是古人品评标准的关键所在。第三个方面更多是感受作者的个性、修养和精神状态。这个方面也会影响或者叠加在前两个内容之中，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书法作为艺术这一身份的共性要求，则第三方面的内容就具有个性特点，更能反映作品的时空性。比如颜真卿的《祭侄稿》从情感和气象上呈现出的是炽热悲愤、浑朴苍茫的美感；而弘一法师临终的“悲欣交集”则显现的是从容圆和，苍劲清旷的意境之美。这正是两位杰出书家崇高生命的瞬间绽放，不得不承认，这也恰恰是书法最高级、最具民族特色的地方。最上乘的书法必定是文辞与情感和笔墨高度统一的集中反映，这正印证了古人所谓人书合一、字如其人的观点。

我的体会是，书法是关于我们民族文字、文学和文化观念的艺术，欣赏品评也基于此。把他视为纯艺术或纯写字，这种各持一端的观点，总感觉存在缺憾，不够圆满。

安康现当代文学人物回望：

杜文涛

杜文涛青春年少时，受其父亲的影响，便喜欢上了文学。变成铅字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名为《我愿》的小诗，刊发在1982年2月7日的《安康日报》上。从此，青葱岁月里的他，便和文字结上了缘分，也和《安康日报》结上了缘分。

其父是一位解放初期的汉中农业学校中专生。带着一身诗意，他从汉中分配到了岚皋工作。杜文涛1962年11月出生在岚皋县城。后来，杜文涛去父亲的老家南郑县玉泉上学，又去西安读了几年成人大学中文专业。

杜文涛一路走来，先是新闻，后是公文，先在岚皋县广播站从事编辑和记者，后被调去县政府做了文字秘书。有一段时间，还被调去安康行署研究室任过《安康经济》杂志副主编。

最早，杜文涛写诗，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后自觉散文最能表情达意，随心随性，便多青睐这舒缓恬适、地气最浓的文体了。

因文学的原因，相识杜文涛已很多年了。那时，他在岚皋县旅游局局长任上，后任文广局局长，兼着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行政是他的主业，看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行政是要动的，写作是要静的，杜文涛便在这动与静、静与动之间转换着。

行政人爱好文学，或者说文学爱好者从事行政，看似不搭调，但行政拓人胸襟，文学添人灵动，行止有度，妥帖适意了，两者并无缺口，还可透出亮光来。杜文涛给人的印象，似乎便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杜文涛主编了逾20部地方文化书籍。其中由《岚皋民间传说》《岚皋民间歌谣》《岚皋诗文遗存》《岚皋杜氏家规》《岚皋巴文化简明读本》《岚皋历史掌故》6本一匣共120万字组合而成的《岚皋历史文化丛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成为岚皋历史文化集大成者。他主编的《岚皋旅游文化丛书》获得市政府第二届安康市文学艺术精品创作奖。他编辑的《岚皋杜氏家规》走进中纪委网站“中国传统好家规”栏目，使唐代诗人杜甫之后裔岚皋杜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他主编的《巴文化与岚皋》，使岚皋跻身进入中国泛巴区域，找回了巴山人及岚皋文化的根。他主编的《岚皋民间传说》获得了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编纂工作搜集整理奖。他主编的《岚皋民间歌谣》获得陕西省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荣誉奖。他主编的《岚皋民歌50首》《走近岚皋》《岚皋记游》《写意岚皋》《笔墨岚皋》《岚水情深》《岚河两岸披锦绣》《岚河与您相伴》《小河涨水》《岚皋古树名木谱》《岚皋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岚皋文物志》《岚皋文化广电志》《岚皋导游词》等地方文化专著，已成为珍贵的岚皋地方文化产品。

编书是他工作职责可勾连的事，却多是他自找的事，费心费力费时的事。他愿意做，他想多做些事，对得起自己的职位，对得起蕴藉自己小名的岚河。

行政之余，编书之余，他没忘却文学创作。先是写作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创业巴山》，再是写作出版了散文集《巴山深处》。2015年底他退居二线后，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迄今，他写作出版了《家在巴山》《山有木兮》两部散文集。他的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等报刊。散文《老荫茶树》《神州处处有英雄》，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后，先后入选初中语文课外读本和中考语文模拟试卷。《看粗榧》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入选人民日报文艺部编选出版的《遇见一棵树》精品散文集。《千层河笔记》获得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美丽中国”全国游记征文评选优秀奖。

杜文涛1997年加入省作协，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名作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在为杜文涛散文集《家在巴山》的序言里写道：杜文涛应该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作家，这种人格意象一再从其作品中浮出。进退适宜，行止不失规矩，即使作品的题材，也多选择可以反映家国之情和贤士之德的题材，并表现着温柔敦厚的诗教。

浅秋好时节。河边有树，树上有鸟。我和杜文涛在绕着县城的岚河边上信步而行，随意而谈。谈及散文创作，杜文涛说：散文从小处萌态，亦在新时期里分蘖壮枝，向大散文走进，篇幅由短向长，主题由微见强，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单章数万字，甚至独篇成书。闲来从晨到晚阅不尽一篇，没了散文传统意义上的短和小了。心静时数天读完一篇散文，觉得内涵分量还是与长长的篇幅相般配。生活是多彩的，文学也应多姿，小也好大也好，短亦可长亦可，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都是人喜爱的，也是我所喜爱的。宋末樱桃进士蒋捷曾填词：“人爱晓妆鲜，我爱妆残。翠钗扶住欲欹鬟。印了夜香无事也，月上凉天。”

我问他近期在写啥？他答：研究了些地方史料，写了一些地方历史文化散文，都是岚河边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旧事。

我望了望我俩身边的岚河，河水清亮亮的，悠悠地往前淌着。

（梁真鹏）

陕西国画院紫阳写生记

市直 谭宗林

我在襄渝铁路线上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熟悉这条线上的每座桥梁和隧道，也熟悉每根枕木和道石。我去过铁路沿线许多城镇和乡村，也熟悉这里的许多农舍和树木，而对紫阳我更是情有独钟。它地处巴山腹地，汉江和任河在这里交汇。这里山高水长、南北兼容、山有风骨、水姿妖娆、民风淳朴、茶香甘甜。就连地名都让人神往：高桥、矮滩、麻柳、瓦庙、焕古、红椿、芭蕉口、瓦房店……这里是艺术家的天堂、画家的福地，更是作家的魂泊之处。

我从前辈口中知道了长安画派石鲁、赵望云先生六十年前的桑山行。我陪崔振宽老师徘徊在紫阳老街的教场口，感叹美的发现，先生用画笔使石板房和吊脚楼成为了永恒。我和赵振川、候声凯先生在两河口泛舟，《紫阳山城》成为名作。金奖画家邢庆仁、赵益超、张名堂多次来紫阳采风，他们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紫阳山水的温馨和绚烂。我和贾平凹老师在任河口品茶，“无忧何必去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的名句，使更多人知道了紫阳毛尖的神奇。我陪作家高建群先生夜宿茶山，他写下了《今夜汉江从我枕边流过》的名篇，“三千里汉江，三千里流动的画廊”常出现在中学生的考试卷上。萦绕在山间的紫阳民歌，让作曲家赵季平先生动情地说：这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今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省文化厅三区艺术人才培训，我随陕西国画院的耿齐、乔建业、白霜亮等老师，又一次踏进了紫阳。刚到毛坝一下汽车，热浪扑面袭来。举目望去，岚山如黛、满目翠绿、热风在两腿间缠绕，好热的紫阳，好蓝的天！陕西国画院的领导和老师，克服疫情和暑热带来的困难，发挥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引领作用，重视基层美术创作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用画笔描绘青山绿水。为此，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选择在紫阳毛坝办班，坚持晚上授课，白天观摩写生。老乡的楼顶上、屋檐下是我们的教室，茶山上、铁道旁是大家的课堂，小溪旁、树荫下到处是写生的老师和学员。

苗壮老师教大家用美学角度打破中国画的边界，拓宽大家视野；乔建业老师教大家如何观察生活、如何选景、怎么写生、怎么创作，他说中国画讲究技法，用笔浓淡容易干湿难；霜亮老师说：“艺术作品能感动自己，不一定能感动别人，艺术家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感动别人。”老师们要求大家要用心学画，用心揣摩，学会自己找规律，尽量不重复自己，也不要重复别人，要敢和高手过招，和大师对话，培养自己的艺术情操，提升艺术素养。老师告诉我们苦学是基础，但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要学会找差异、找变化、找格调、找属于自己的路径。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明白艺术感觉非常重要。艺术带有地域性，但不属于地域，它属于能找出差异的艺术人。老师鼓励大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过去了的时光留不下任何东西，而用一小时画一张画，不论好坏，只要是画的自己，成就就在你的画案上，在劳动中。

这次写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

响。刚开始动笔，我手忙脚乱、满头大汗、不知从何下手。耿齐老师带着我画，教我观察、选景，学习用艺术眼光寻找和发现大自然的美，并用笔墨转换和表现出来。他对艺术有虔诚之心，目光专注，艺术天分极高，成就很大。他认真对待每次出行、每一次写生、每一个学员，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教我将眼前的景物变成纸上的风景，他不厌其烦地教我从感性认知尝试往理性上升华。他说：“形式永远大于笔墨。”这使我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艺术气息。我深切感到艺术需要生活，也需要互相探讨、交流、学习、融合，需要一个你追我赶的氛围。

转眼间十天的学习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如饥似渴，收获满满，我也画了几十张写生。离开紫阳的时候大家意犹未尽，都深情依依。留恋着紫阳的山水，更留恋着艺术生活。

汽车从毛坝开动的时候，我收到了朋友俊峰的短信。他参加工作就在襄渝线上开火车，他说从微信上看到了我们在紫阳写生。白海红老师笔下的大茅山隧道，他不知道穿越了几千次。这个熟悉的地方让画家艺术再现，勾起了他许多回忆，让人百感交集！他深情地说，小孩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和张延红正好在毛坝关车站夜查。延红是铁路上的画家，这次也参加了学习。我们一起给俊峰送上了深情的祝福。车开了，我们给学堂沟铁路大桥行了注目礼。

我市作家蒋典军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本报讯（记者 **陈曦**）中国作家协会日前正式公布2022年度新发展会员名单，我市作家蒋典军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8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蒋典军自青年时代即热爱文艺，一直在文学的热土上勤奋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他先后在《诗刊》《延河》《散文诗》《陕西日报》《海外文摘》《秘书工作》《安康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起奏黎明》《百年守艺人》，诗歌作品入选《写诗手册》等多部文集（作品集）；荣获《诗刊》全国征文大赛三等奖、陕西省“山花奖”二等奖、连续三届安康市政府文艺精品创作奖、首届汉滨区政府文艺创作奖等，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为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基层作协负责人培训班学员。

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蒋典军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任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汉滨区作协主席、《香溪》主编，倾心倾力为广大作家服务，助力安康文学繁荣发展。蒋典军在文艺园地多向拓展，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学会会员、省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书画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馆协会理事、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省社科院项目）研究员，一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群众文艺工作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